

阿計替傳

阜昌七年春阿計替以其所書上皇少皇鄭后朱后生死事屬余曰秘密之蓋余與阿計替姻婭也阿計替本河北棣州人靖康中因賊將攻城守城王若恩投降爲府中介吏來日賊將鐵立熾憾入城王若恩與相見拜跪坐聽上鐵立熾憾曰此人貌似吾兄吾當重之乃以卮酒賜吾曰飲之乃呼吾從行至是月餘河北征伐命我常常隨之一日熾憾詣幹離不帳請見議事亦將吾

偕行時我以番服裝束幹離不一見呼我曰阿計替何
尚在我但唯唯熾憾曰非真阿計替乃此人貌似耳因
問我則云是家人也且使人訓吾以番語謂熾憾曰但
呼作阿計替待吾照管他一日幹離不與熾憾飲次且
曰阿計替休去他帳中自此只在幹離不帳中手執刀
劍或弓矢幹離不惜吾之慎謹嘗語以密事靖康二年
我已在幹離不帳下手執弓矢隨幹離不圍京城之安
上載樓門親見幹離不帳下將鐵斯可紅敗郭京以刀
砍落京左臂遂墮地爲可紅所殺時可紅縱兵薄城下

高舉阜旗指揮人渡濠以石投牆時安上門之西有金
國兵將糜斯赤者領一軍名曰赤伏軍運阜旗于洞子
上偶爲城上軍人所得遂殺之奪其阜旗手持呼于城
上曰殺了番人也他處望見阜旗登城遂爭相奔潰金
人見城上軍潰乃上城東京之陷出于談笑之間次日
幹離不入城居端相寺命阿計替領軍人打擄凡得財
物千許女子十四人內城尙閉未開然金人已將子城
駐軍矣又明日子城開幹離不入子城居阿育王寺法
堂唯是粘罕使人計會打擄取索金寶婦女一日幹離

不在法堂上坐有執女子三人至曰獻與大王時幹離不屬北部先曾爲耆王故呼爲大王也阿計替在傍視其女皆姿色顫汗而不能言問其實曰荆王宮三女也長曰檀檀次曰修奴幼曰瓔珞今日胡人到荆王府取金寶將父母敲殺畱吾三人在此遂流涕不語幹離不呼其子尙敷阜曰與你三人奴婢遂引三女去是夕聞尙敷阜俱淫焉自此日日有挾女子到者幹離不曰若是百姓女子卽分與左右親屬若是皇族中女子卽賜與尙敷阜幹離不年六十餘性猶酷毒莫敢逆其意尙

敷阜有弟陸篤誥年尙幼每見女子必就幹離不求之幹離不不與又于尙敷阜求之不得一日伺尙敷阜大醉使人殺之盡將美女子中絕色者自東京出奔外氏粘罕之長子幹離不自此之後不令人擄掠女子所服事者二人皆美色亦逐之後亦入城反爲他軍所得尙敷阜遺下猶有二十餘人幹離不悉令分付與左右親從阿計替所得一婦人詢其本末云是東京珠子舖王員外女年十九歲嫁與質舖周家爲媳婦番人入城殺戮滿家被番人持我來獻元帥遂與尙敷阜又說其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飲酒五斗餘啖肉五六十臠每醉必御婦人自夜至曉
未嘗少輟婦女不勝其苦既而爲弟所殺婦人皆喜有
緣奴有一妹在尙敷阜閣中後爲陸篤誥劫持去矣其
後三月閒車駕出城幹離不呼阿計替曰我作日已與
元帥說及了叫你去隨南國官家前往燕京次日幹離
不引阿計替見粘罕面如赤棗色大耳蝦鬚目中有赤
光顧視威人呼阿計替曰你是南州鐵立熾憾之兄乎
曰然粘罕曰今叫汝押送趙某父子并他二妻往燕京
在路小心因遣人令赴千戶同去至中途見騎兵護二

二帝者乃同逸邇至燕京及移安肅軍雲州五國城及
西汧州又自源昌州等處往來萬餘里後少帝復自源
昌州兩徙至燕京又復三四年遂再四語余曰我隨二
帝二后跋跣萬餘里若非我愛護死亦早矣吾本大宋
人感他南朝恩德故在路所竝不拘執惟是溫言撫恤
及戒約左右護衛而已余到冀州乃持前州府所過事
跡以語余曰萬一此文達江南使中原可復腥羶可除
而欲求其實當以此進余念阿計替之納忠故直書其
事于前又見其本末于後如此不暇飾之以文詞覽者

幸毋笑其拙其閒倘有忠義之人能流傳以至南方亦可顯阿計替之忠矣今因南朝議以河爲界有張氏者欲歸南余乃書其本末以與之令持以南渡其遺藁殘文已悉焚之不存其跡矣阿計替本姓朱氏名得成棣州人今見爲滑州宣德使云